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凌叔华 陈西滢散文

柳红 夏晓非 选编

凌叔华 陈西滢
散文

柳 红 夏晓非 选编

中国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凌叔华 陈西滢 散文

柳红 夏晓非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朝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37(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7.30 元

ISBN 7—5043—1980—5/1 · 201

前 言

凌叔华和陈西滢是一对夫妻作家，二三十年代曾一度名噪文坛。凌叔华以小说称著，陈西滢则以杂感“闲话”闻名。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原籍广东番禺，1904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凌福彭为清末翰林，曾历任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府知府，顺天府代理，直隶布政使。凌福彭先后娶了六位夫人，凌叔华为四夫人所生。

凌叔华的父亲，虽为官宦，但精于词章，工于书画，家中中文人骚客，丹青高手往来不绝，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使凌叔华从小就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兴趣。父亲还延聘名师执教，慈禧宠爱的女画家缪素筠，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以及女画家郕淑玉都指导过凌叔华。幼年时，凌叔华还从师辜鸿铭学习外语，辜鸿铭学贯中西，又竭力反对西方文化，是当时文化界的怪杰。名师的传授，奠定了凌叔华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

在天津市立河北女子师范读书时，凌叔华的写作才能已露头

角，她的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学习外语，并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早年曾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兼教授，和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来往甚密。1924年5月，印度著名诗人、作家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化界的隆重接待，徐志摩亲自担任翻译，陈源教授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当时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凌叔华也在欢迎代表之列。通过这次接待，两人有了了解，彼此产生了感情。此后，两人书信来往不绝。1924年底，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并由陈西滢担任主编。凌叔华的成名之作小说《酒后》就发表在该杂志上。

1927年陈西滢和凌叔华结婚。其时，凌叔华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画整理工作。陈西滢因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中对进步学生和革命群众多有讥讽，受到鲁迅等人的严肃批判。这年夏天，夫妇两人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的身份到日本旅行。凌叔华的散文名篇《登富士山》记述的就是她和陈西滢等登山的经过。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凌叔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花之寺》，也是由他丈夫编定并为之作序的。

1929年，回国后的陈西滢离开北京赴武汉大学任教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也随同前往，住在风景优美的珞珈山上，当时另外两位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也在武大任教，三人论文谈艺，交谊深笃。凌叔华除了从事写作，还主编《武汉日报》的文艺副刊。抗战初期，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夫妻俩同时前往。凌叔华在乐山结识了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芙，在吴尔芙的鼓励下，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自传，她写好一篇寄给吴尔芙看一篇。吴尔芙鼓励凌叔华说：“我非常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很有

魔力。”以后，凌叔华又陆续写了寄给吴尔芙。不幸，吴尔芙于 1941 年去世，两人中断了联系。

1946 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派，去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第二年，凌叔华携带女儿来到巴黎。因巴黎生活费用昂贵，全家移住伦敦，只在教科文组织开会时，陈源才返回巴黎。

1949 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决心回到新中国，但遇到了麻烦。陈源、凌叔华深夜打电话给李四光，才避开了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的阻挠，顺利回到祖国。1953 年，凌叔华在英国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的帮助下，在吴尔芙的旧居找到了她当年的手稿，题为《古歌集》，在英国出版，受到了英国公众的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这部书后来被译成法、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奠定了凌叔华在国际文坛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陈源、凌叔华夫妇久居海外，陈源抱病在身，早已搁笔，直至 1973 年病死他乡。而凌叔华则不然，她在海外举行个人画展，热心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继续从事写作。1960 年出版了自选集《凌叔华小说选》，散文集《爱山庐梦影》及独幕剧等。并应新加坡南洋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之聘，讲授中国近现代文学，开设中国文学与书画的专题讲座，介绍中国的艺术、文物和庭园。1960 年后她数次回国观光，表现出对祖国山河和祖国文化的真挚的热爱和眷恋。1989 年底，由英国回到北京，病重后仍在担架上重游了思念多年的北海公园和史家胡同旧居。1990 年 5 月 22 日逝世于北京，享年 90 岁。

二

小说和散文是凌叔华文学创作的两个领域。她的散文数量不多，但大多是精品。这些作品，基本上写于她出国之后。从文体看，有游记、序跋、学术散文，文体不同，长短迥异。但都能以不同的笔调，婉约写来，生动异常。既具有她小说般的隽秀柔美，也具有她画笔般的俊逸矫健。

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凌叔华虽然久居海外，但她对祖国的山水草木充满了游子之情。这种真挚的感情，借异国山水，通过诗样的散文，尽情地泼洒出来，日本的宫墙、护城河、石桥等一系列景观，使她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北京。“我仔细观察一下，虽然每株松树的姿态都不一样，虬矫不凡是可称得上的。因是冬日，每株树身上还缠着干草御寒。我悄悄地望着灰色石块的宫墙，窄窄的护城河，一道朴素的石桥连过来，面前一大片广场，上面种着各种不凡姿态的、远看却象盆景一样的幽雅松树，心下不免又联想到北京。哦，天安门前的广场，那富丽色彩的宫墙配上白玉石的五道桥以及数不完的白玉栏干，还有那翠琉璃及黄琉璃宝蓝琉璃的屋顶，是多么堂皇富丽的气派啊！不用说规模大小，只论色泽丰富，世上没有别一个京城比得上北京的。”（《重游日本记》）凌叔华对祖国的一往深情，透过对北京天安门的赞美流溢出来。从对祖国的深情荡开去，游踪处处触景生情。西山的红叶，陶然亭的苇花，更有那江南的相思花，使她情牵梦绕。借着异国的山川草木，把自己的思国情愫，挥洒出来：“裕廊山上的十一月早晚有雨。一场夜雨之后，到处流着山泉，淙淙潺潺，居然像在匡庐了。爱山庐对面，青山被雨洗过，更显得青翠欲滴。近几日忽

然放晴，天空格外蔚蓝高远，令人不禁怀想到北京的秋日。这时正是大家上西山看红叶，或要去陶然亭看荷花的季节了。街上到处有各色菊花摆出来卖，果摊上有红的柿子枣子、白的鸭梨秋梨了。”“寓前阶畔新的槐子花，早上开了两朵，它的芬芳，令人想念江南。坡上的相思花开，尤其令我忆念祖国的桂花飘香，若不是对山的山光岚影依依相伴，我会掉在梦之谷里，醒不过来的。”（《爱山庐梦影》）游子思国之情缕缕不绝。浓情美景，几乎使游子掉在梦之谷里醒不过来。即使醒来，那缠绵悠长的思绪也还是萦绕心头。“我如梦如醉的恋着眼底风光，忽然想起我是一个离开故国已经十多年的游子了。浮云总在蔽白日，我几时可以归去呢？”（《我所知道的槟城》）这种愁绪只有回国后才消解了。果然，“我到了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过，青青的柳色，亦溶化我的离愁……”（《敦煌礼赞》）

凌叔华的散文，长于叙事，也更擅于在叙事中抒情。在她的游记散文中，她能将所见一一有序地写来。《泰山曲阜纪游》中，她从岱宗坊细笔写起，一直到返回驻地，一路细细道来，时而夹叙夹议，时而直抒胸臆。读着这样的散文，仿佛是跟着导游在胜境中游览。在有条不紊的叙事中，凌叔华还善于抒发感情，这种情，完全是融于景中，通过优美的景致描写而自然流泄出来的。

凌叔华爱山，从小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她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山。或是雨后，或是在日出，或是在黄昏前后，凌叔华常常独自一人，对着山坐。她对山的感情，很像对自己的知己朋友一样，即使对山无语，也就很满足了。倘若再有山中那一片青翠，间或红红点点，那就会更使她遐思意远了。她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事，也许是无数次的游山了。她曾漫游过许多名山。在中国五岳中，她到过四岳和匡庐、峨嵋。在日本，她游过富士山、日光山

及京都的嵐山。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她也去过不少大山。这些名山，她都流连赏玩过。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对山的奇特感情，启迪了她对山的灵性。所以，山的性情和意境，她都能体会得出，画得出，也写得出。不仅是山景，其它的风景，她也都饱蘸情感，以带色之笔描绘绚丽的大自然。故乡的沙滩，北京西山的夕照，日本富士山的倩影，南洋裕廊山的林木，日本瑞泉寺的梅花，英格兰的草海，都情染如画。读者仿佛被带进一个奇异的境界，随同着作者，一会儿对山独坐，一会儿溪边漫步。感情的潮水起伏跌宕，或慨叹大自然的灵山秀水，或坠入鸟语花香的梦境，或沉浸于温柔甜美的氛围中。读者顺着作者的笔，情随景迁，意从物转，感受到种种的意趣，获得多样的美感。

凌叔华的散文，的确很美。读起来，像是欣赏一支美妙动听的小夜曲，像是读一首悠扬婉转的赞美诗。这种美感，是从凌叔华那优美娴熟的文字，宛如流水的行文中自然产生的。凌叔华的散文语言清新雅丽，朴实中有文采，简洁中含细腻，常常带着一点点哲理的意味。有人说，读凌叔华的散文，如啖春酥，如饮夏冰，如餐秋菊，如食冬笋似的，一种脆香、凉快、清丽、淡朴的感觉，永远深印脑际，沁入心脾。凌叔华的散文，比起那些闪烁着血色和火光的散文来，自然不是时代的歌者。然而，它们所反映出的情调和审美情趣，能给人以久远的，历史的、现实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凌叔华的散文自有其独特的存在理由和审美价值。

三

陈源是文学翻译家、散文家，他一生坚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

立场，著述不多，除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梅立克小说集》，《西滢闲话》是他在新文学史上留下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其所以影响大，固然有受文化革命主将鲁迅批判的因素，但也确有它自身的存在价值。

二十年代中叶陈源主编《现代评论》杂志，他的《西滢闲话》就发表在这一影响颇大的杂志上。从我们收录的这几篇看，作者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抨击了中国社会的弊病，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共产》一篇，暴露了旧官僚制度的罪恶，暴露了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地主、官僚们不是很怕共产么？很怕“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么？作者却用大量的普遍的事实证明，旧中国社会确实实行的是“共产制度”，“官僚共平民的产”，“富人共穷人的产”，愈是阔老愈不需花钱，愈是穷人愈要往外掏钱。作者感慨说：“中国是一个共产的国家，官僚共平民的产的国家。既然中国的官僚没有一个不有钱——他怎样能不富？——富人没有一个不做官，所以也是富人共穷人的产的国家。”

《行路难》是另一篇抨击时弊的杂文，作者用对比和反讽，揭露了旧中国军阀的横暴和封建割据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小百姓“没有钱坐特别快车”，“连普通快车的二等都坐不起……就得……像罐头鱼似的挤在车厢里，动也动不得，气也不得喘，要是抢到了一方尺大的座位，那便是你的福气，要不然你就得整天整晚的站着，你还得谢天谢地，因为你抢了一个立脚的地位。你说这是苦极了，可是谁叫你做普通的小百姓的呀？”这一段文字将小百姓行路难的苦楚写得淋漓尽致。而“那些军官们，如果要到南京叫一个妓女，就得挂一辆专车，如果要去买一双鞋子袜子，就得挂

一辆专车。”如此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作者却用平平常常的语言写来，结尾作者总结说：“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国粹，可是值得不值得保存，我就不敢说了。”颇具幽默的效果。

其它几篇，如《刘叔和》是怀念故友的，朋友情谊跃然纸上；《罗曼罗兰》歌颂了法国著名文学家一生的奋斗精神；在介绍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重要著作时，陈西滢的眼光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冰心的《超人》等，都是陈西滢眼中的重要著作，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鉴别能力。

陈西滢的文字简洁、流利，运笔娴熟，平淡中寓于深意，加上作者知识面广，谈古说今，往往引经据典，对国外情况多有介绍，所以《西滢闲话》出版后一直颇为畅销，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和陈西滢因政治观点的对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陈西滢同情北洋政府，讥讽学生运动，受到了鲁迅的激烈批判。中国革命的进程已证明了鲁迅的伟大和正确。我们站在本世纪的尽头，回顾本世纪的文化历程，将这位在本世纪前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部分散文搜集起来，无非是给人们留下一点历史的陈迹。苦于两位作家的散文不多，难以单独成册，将夫妻两人，合编在一起，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 录

前 言

凌叔华散文

爱山庐梦影

自序	(5)
爱山庐梦影	(7)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17)
重游日本记	(25)
谈看戏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	(50)
近代戏剧杂讲	(63)
谈戏剧有各种写法	(73)
略谈分幕及分场	(77)
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83)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	(91)
新诗的未来	(97)
“时间的河流”序	(113)

自传体散文

八月节	(121)
一件喜事	(132)

集外游记

泰山曲阜纪游	(143)
--------	-------

登富士山.....	(159)
敦煌礼赞.....	(169)

陈西滢散文

西滢闲话

哀思.....	(183)
“非利士第恩”	(186)
洋钱与艺术.....	(189)
智识阶级.....	(195)
行路难.....	(198)
象的故事.....	(201)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203)
官气与洋气.....	(206)
参战.....	(207)
刘叔和.....	(208)
南京.....	(214)
民气.....	(216)
共产.....	(218)
文章与饭碗.....	(221)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223)
“管闲事”	(226)
罗曼罗兰.....	(229)
中国的精神文明.....	(233)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238)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242)
谈世界文学史.....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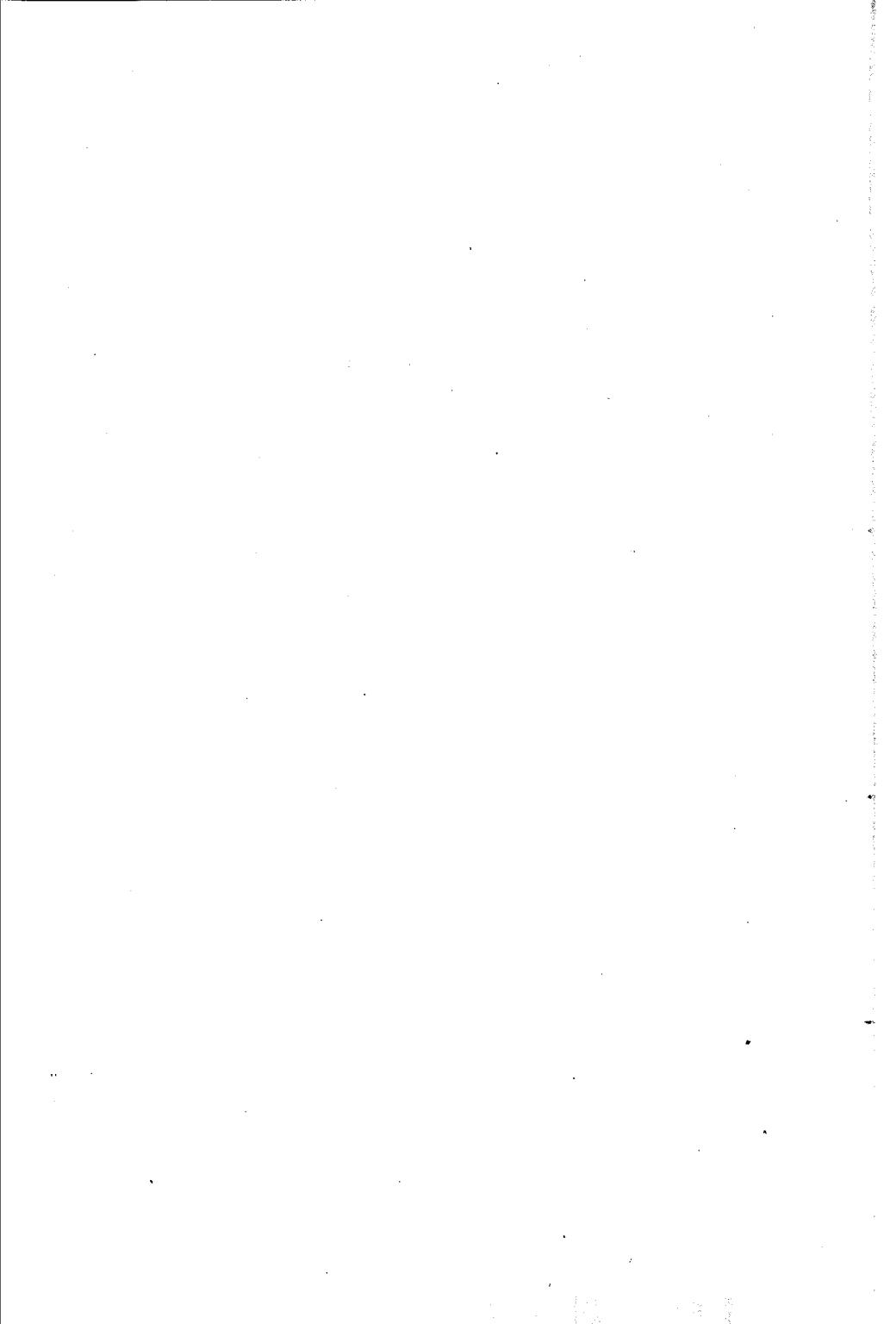
小品杂论

- | | |
|-----------|-------|
| 菊子 | (253) |
| 听琴 | (257) |
| 曼殊斐儿 | (262) |
| 论翻译 | (277) |
| 《花之寺》编者小言 | (286) |
| 从寒假说到三学期制 | (289) |

西京通信

- | | |
|-----------|-------|
| 谷崎润一郎氏 | (295) |
| 我们也可以试试吗? | (300) |
| 几种并不科学的统计 | (304) |
| 杂志和图本 | (309) |

凌叔华散文



爱山庐梦影